

上册

# 童话大世界



学苑出版社

# 童 话 大 世 界

(上)

宁珍志 主编

学苑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51 号

## 童话大世界 (上)

---

主 编: 宁珍志

封面设计: 安今生

出版发行: 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 33 号

印 刷: 北京商学院印刷厂印刷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

印 张: 13

印 数: 0001~3000 册

版 次: 199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

ISBN 7-80060-690-2/G·394

定 价: 15.00 元 (上、下册)

---

学苑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目 录

- 奶奶的怪耳朵 ..... 任溶溶 (1)
- 想过冬的苍蝇 ..... 金 近 (10)
- 燕子 ..... 叶圣陶 (17)
- 不动脑筋的故事 ..... 张天翼 (23)
- “歪脑袋”木头桩 ..... 严文井 (30)
- 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..... 贺 宜 (37)
- 安琪儿夜游记 ..... 陈伯吹 (46)
- 明年春天见 ..... 叶君健 (57)
- 夹竹桃 ..... 洪汛涛 (70)
- 飞翔的花孩儿 ..... 葛翠林 (85)
- 蓝色的舌头 ..... 孙幼军 (99)
- 买星星 ..... 包 蕾 (114)
- 蝓蝓坐飞机 ..... 吴梦起 (131)
- 聪明牌铅笔 ..... 刘厚明 (144)
- 幸运儿和倒霉蛋 ..... 顾 工 (150)
- 骄傲的小刺猬 ..... 鲁 克 (158)
- 红面马猴飞飞 ..... 李楚城 (165)
- 麻雀的故事 ..... 袁 静 (181)
- 想做大王的大熊 ..... 黄庆云 (185)

孩子 .....	嵇 鸿 (193)
听来的童话 .....	梅 志 (205)
有魔法的乒乓球板 .....	郑 马 (212)
棋盘国的“小卒” .....	韩静霆 (225)
红菱梦迹 .....	宗 璞 (231)
骆驼骨 .....	秦 牧 (241)
从果园里看到的 .....	郭 风 (253)
泉水姑娘 .....	胡景芳 (259)
时光老人敲警钟 .....	何公超 (266)
百灵鸟、乌鸦和风姑娘 .....	管 桦 (273)

### 郑渊洁童话专辑

皮皮鲁外传 .....	(287)
——写给男孩子看的童话	
鲁西西外传 .....	(335)
——写给女孩子看的童话	
皮皮鲁和童话节 .....	(382)

## 奶奶的怪耳朵

任溶溶

在我住的大楼里有个会报时的钟，那就是闹……

“当然是闹钟！”哪位会说。

非也，不是闹钟，是闹闹，闹闹是个孩子。

我晚上睡得太晚了，早上常常睡过头。可我上班从没迟到过，这都亏闹闹。

每天早晨总是闹闹的闹声把我闹醒。

先是“冬冬冬”的下楼脚步声，接着是他从上而下的大叫声：

“都来不及了，你还要我吃那么烫的粥。不吃，我说不吃就是不吃……”

“我早说过要换衬衫，你怎么忘了？今天要检查卫生！唉哟哟，瞧你的记性！怎么，现在换还来得及？不换，我说不换就是不换……”

闹闹说的“你”“你”“你”，就是他的奶奶。

我一看钟，七点半，正好，赶快起床去上班。

下午我在家工作，一个劲地写啊写啊。

到时候自然会听到这些的“三部曲”：“冬冬冬”的上楼脚步声；接着是“崩”，脚踢房门的声音；接着是闹闹的大叫声：

“饿坏了，你快给我吃点心！”

“怎么搞的，一点吃的都没有？快快快，给我一毛钱，去买两根脆麻花！”

闹闹说的“你”“你”“你”，当然也是他奶奶。

我一看钟，四点半，正好，出去散散步，晚上还要写呢。

我这个人最不爱闹，我看也没什么人会爱闹的，可他要闹，你也没办法。不过闹闹早不闹晚不闹，闹得正是时候，对我来说倒正好，要不我怎么会有个会报时的钟呢？

可这几天我乱套了。

早晨我一向睡过头，可这几天我却自己醒了，舒舒服服地闭目养神，反正闹闹还没闹，早着呐。可不对呀，怎么等了好一阵还没声音？睁开点眼睛看看，天挺亮了。看看钟，唉呀，不好，都已经八点零六分。我一骨碌起床，算我有能耐，五分钟就一口气穿好衣服洗过脸刷完牙拎着包出了门走在街上了。十九分钟来到办公室，正好八点半。就是早饭没顾上吃，空着肚子办公。

下午我在家里写啊写的，钟也不看，反正有闹闹的三部曲。可今天怎么啦，肚子有点饿了，天也黑了，三部曲却还没开始。一看钟，都六点半了。

一天这样。

两天这样。

三天这样。

早晨不吃早饭，下午不散散步，那不要得胃病吗？

我倒希望闹闹闹，他不闹，我连日子都没法过。

一天这样。

两天这样。

三天这样。

一共几天了？

让我掐指算算。一天，两天，三天，四天，五天，六天，都六天了。

我急得简直没辙啦！好，我等着你。

第七天，不，第七天是星期日，我没等，是第八天。第八天下午，我反正写不成东西了，干脆，三点我就端了把椅子坐在大门口，专等闹闹放学回家。这个门你怎么也得进。

我坐着坐着，实在太无聊，再加上早晨没睡好，打起盹来了。这个盹也不知打了多少时候，我迷迷糊糊忽然看见身边悄没声儿地闪过一个人影。我忙张眼一看：不正是闹闹吗？

“闹闹，闹闹！”我赶紧叫住他。

“唉呀，老爷爷，真对不起，我把您给吵醒了！”

“没事，我不是让你给吵醒的，我是专门在这里等着你的。”

“老爷爷，您有事吗？……不过我得先请问一声，我说话您能听见吗？”

“我又不是聋子，哪能听不见？你现在这样挺有礼貌地说话，我一个字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，倒是有时候你大声哇哇叫，把我耳朵也震聋了……”

闹闹听了脸一红。

“我有件事要问你，”我说，“上我家坐一会儿行吗？”

“行行行。不过让我上去跟奶奶说一声，省得她等着。”

他于是上楼……可没有我原来听惯的“冬冬冬”脚步声，没有“崩”的踢门声，也没有哇哇的大叫声，怪不得我听不见他上学放学了。

转眼他已经坐在我面前，我开门见山就提出我的疑问：“闹

闹，你怎么不闹了？你不闹倒害得我好苦啊！”

闹闹听着，脸一忽儿红，一忽儿青，最后哈哈笑了起来。

“老爷爷，问题都在于我奶奶的耳朵。”

“你奶奶的耳朵怎么啦？”

“她有一双怪耳朵，有时候听得见，有时候听不见。”

“这叫做耳背。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岁数大了，耳朵就背。连我也开始有这毛病了。”

“不不不，她的耳背与众不同……”

于是他给我讲了他奶奶那双怪耳朵的故事。

话说那天下午闹闹放学回家，“冬冬冬”上楼（我早说过了，这是第一部曲），“崩”的一声踢开了房门（我也说过了，这是第二部曲），把书包往桌子上一扔，哇哇大叫（这样三部曲就全了）：“饿坏了，饿坏了，快给我吃……”

闹闹这闹声别说整个房间都听见，整座大楼上三层下三层都听见了，要不我在楼下怎么都听见啦，可是……他奶奶没听见。

他奶奶不在别的地方，偏偏就在这个房间里。她背着门，就坐在那里听收音机。闹闹这么“冬冬冬”上楼，这么“崩”的一声踢开房门，这么哇哇大叫，她身子竟然连动也不动，就象没有这些声音似的。

几层楼都听见的声音，她就在这声音的发源地却反而听不见，要不怎么说她耳背呢？

也许有人会说，这都因为她脸背着闹闹，耳朵也背着闹闹，所以才听不见。瞧她，收音机开得很轻，在放越剧，她倒听见了，而且听得津津有味，就因为她耳朵对着收音机的缘故。要是她脸对着闹闹，耳朵也对着闹闹，那就一定听见了。

也不然。

这天晚上吃饭，就她和闹闹两个，该是面对面了吧？可她的耳朵还是不灵。

闹闹一看桌子上的菜，先就不高兴。怎么能没炒鸡蛋？他早晨就大叫大闹跟奶奶说过，今天晚上非吃炒鸡蛋不可。于是他筷子一扔，叫起来了：“我要吃炒鸡蛋！我要吃炒鸡蛋！我要吃炒鸡蛋！”

奶奶也停下筷子，用眼睛盯住他的嘴看。（真是的，干吗用眼睛看啊，用耳朵听才对。）她觉得很奇怪，轻轻地说：“你的嘴象大头鱼那样一张一张的干什么？”

闹闹叫得更响了：

“我要吃炒鸡蛋！我要吃炒鸡蛋！”

奶奶从惊奇到着急：“怎么啦，脸这么红，都发紫了。别是生病吧？发烧了？”她连忙站起身子，过来摸闹闹的脑门：“倒没发烧。可你的模样怎么这样可怕呀？”

闹闹一个劲地叫：

“要吃炒鸡蛋！我要吃炒鸡蛋！我要吃……”

他嗓子也叫哑了，不知怎么搞的，眼泪就扑簌扑簌地流下来。他这是气呀！

奶奶戴上老花镜，仔细地看闹闹（照说该听），看了半天，于是作出结论：“我总算弄明白了，你这是牙疼？嘴一张一张，声音也叫不出，疼得眼泪也流下来了。真是的：牙疼不是病，疼死没人问！……让我来看看你哪只牙有病……”

奶奶说着就弯下腰低下头来看闹闹那张开的嘴，还一个劲地问哪只牙疼：“上面的还是下面的，左面的还是右面的。”

闹闹把嘴捂住，气得又哭又叫：“我的牙一点毛病也没有，

真拿你没办法。”

可奶奶硬把他的手拉开，用戴着老花镜的眼睛把他的大嘴瞧啊瞧的。

“有了有了，里面有一只牙有毛病……诺，上面左边那一只……”

“什么，上面左边那一只？”闹闹倒弄傻了。给奶奶一说，那边牙齿倒好象有点异样。难道牙齿真有毛病？

“哪一只，哪一只？”

“那一只，那一只。”

他照奶奶指点的去摸摸那只牙。“嗨，什么有毛病，那牙前年补过，根本不疼。”他心里踏实，也就不再觉得牙齿有什么异样了。可奶奶按着他的脑袋继续看嘴巴，不让他把嘴闭上。“唉哟唉哟，我受不了啦，我的妈呀！”

“不对了，瞧你，受不了啦。”奶奶这句话倒不是她听了闹闹的话说的，因为她根本就听不见。她是看着闹闹的难受表情说的。“唉，看也没用，得上牙病防治所去。可这会儿牙病防治所都关门了。还是那句老话：牙疼不是病，疼死没人问。看牙病没急诊，真是的，不知谁定的规矩。可你饭也没法吃，那可怎么办？这样吧，我来给你吃止痛片……”

奶奶说着就去翻抽屉，找出一瓶“解痛”，倒出一片，又倒了杯开水，过来要闹闹吃药片。闹闹给折腾的力气也没有了，只好讨饶，“奶奶，奶奶，我谢谢您了……”

奶奶忙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说话了。谢我干吗？自己人，不用谢。快吃药。你吃了药牙就不疼了。”

且慢，闹闹这句话奶奶是真听见了。她半天听不见，这会儿怎么又听见了呢？闹闹一开头不说了吗？奶奶的耳朵怪。要

不听见半天听不见，要听见一听就听见了。可这句话她又是怎样听见的呢？

闹闹有气无力地低声说：“奶奶，我的牙实实在在不疼。”

“哦，你的牙不疼了，那好，就不用吃药了，还是吃饭吧。”

这句话奶奶也听见了。

可闹闹想了想，太冤了，刚才白白叫了一通，折腾了一番，结果炒鸡蛋还是没吃上。不行，不能白叫，也不能白折腾，再再说气也缓过来，精力也有了，于是他指着嘴大叫：

“我要吃炒鸡蛋！我要吃炒鸡蛋！我要吃……”

“糟了，”奶奶说，“你的牙又疼了，疼的话也说不出话来，光指着嘴巴告诉我牙疼。不要紧不要紧，快把止痛片吃下去，包你不疼，明儿一早上牙病防治所去看病……”

闹闹的话奶奶又听不见了。

闹闹这回再不肯让奶奶按住了，他刚才已经给折腾够啦。他连忙打椅子上跳起来，向奶奶一个九十度鞠躬：“奶奶，谢谢您了好不好？我再也受不了啦！”

奶奶一手拿药片，一手拿着杯，停下了：“好孩子，受不了就快吃药……”

闹闹这话奶奶又听见了。

“不不不，”筋疲力竭的闹闹轻轻地说，“我的牙一点儿也不疼……”

“那你干吗张张嘴，指着它说不出话来呢？”

闹闹这话奶奶也听见了。

“我怎么说不出话来？我叫得比扩音机还响，您就是听不见。”

“我怎么会听不见，别说叫，你现在轻轻说话我也听得清

清楚楚。”

“唉，就这么怪，我哇哇叫你听不见，我轻轻说话，您倒听见了。”

“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”

“我想……吃炒鸡蛋。奶奶，我想吃炒鸡蛋。”

“唉呀，瞧我这记性，鸡蛋我早炒好了，偏忘了给端出来。你早晨说要炒鸡蛋，我都炒好了。你刚才干吗不提醒我一声？”

“还说我不提醒呢，瞧我嗓子都喊哑了！”闹闹心里说。

不过闹闹的话这会儿奶奶全都听见了。

闹闹一面吃炒鸡蛋，一面想：“奶奶真好，她一点没忘记给我吃炒鸡蛋。我不该老哇啦哇啦对她嚷嚷。再说，我乒零乓啷地闹，得花力气，哇啦哇啦地叫，嗓子会哑，既然大闹大叫根本没有必要，我又不是傻瓜，干吗要浪费我的精力呢？……唉呀，不能光顾自己吃炒鸡蛋，奶奶也应该吃，我来夹给她……”

“你不用客气，看着你牙齿不疼，吃得挺欢，我就高兴了。”奶奶说。

奶奶那双怪耳朵不但听到了闹闹说得很轻很轻的话，连他想说还没说出来的话也听到了。

上面就是闹闹给我讲的故事。我就不相信天下有他奶奶那样的怪耳朵。可闹闹说这是真的。

“而且恐怕不仅我奶奶有。前些日子我和一个同学上鲁迅公园，不认识路，我对身边一位老大爷说：‘喂，鲁迅公园怎么走？’那老大爷根本听不见，走过去了。我那同学在他背后轻轻说了声：‘老大爷，请问您……’那老大爷回过身微笑着告诉了他。我看这老大爷也有双怪耳朵……”



## 想过冬的苍蝇

金 近

一场鹅毛大雪，下得地上积起的雪总有半尺多厚。远处的群山戴上白帽。麦地里那些抽出铁青嫩叶子的小麦苗，也盖了一条厚厚的雪白大被子，小麦苗钻在里面，又暖和又解渴，那些要咬他们的害虫，都冻得快要死了。人们也高兴得笑开了嘴，说：“这场大雪下得真好啊，明年肯定是个丰收年景。”

有两个苍蝇，趴在房檐上一个小缝道里，缩着脑袋，嗦嗦发抖，嘴里还拚命咒骂着冰天，咒骂着这场大雪下得太坏了。这两个麻背大苍蝇，一个是瘸腿，另外那个是翅膀尖上裂了一条小缝的，照他们自己的话来说，是死里逃生，好不容易活下来的。他们的伙伴在秋天的除四害运动里，给人们消灭得差不多了，剩下他们这些隐蔽下来的，一到这个寒冬腊月，也一个个的冻死了。只有这两个苍蝇，凭着他们加倍狡猾的一套本领，千方百计地来隐蔽，要活下来熬过这个冬天。眼前，他们瞧着一片闪光的银白世界，村里的孩子们都蹦啊跳啊在雪地里玩，社员们也都忙着铲雪装车，运到大田里去，好给过冬的庄稼当水喝。就是这两个苍蝇皱紧眉头，露出一副哭相，知道自己的末日逃不过去了。天这么冷，上哪里去躲啊？那个瘸腿苍蝇说：“咱们躲在这里又冷又饿，还是换个地方躲躲吧。”

那个碎翅膀苍蝇沉着脸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唉！这场可恶

的大雪，下得多不是时候啊！可是现在上哪里去躲呢？人们见到我们就打，我真害怕。”

瘸腿苍蝇说：“你要活下来，就得冒险，来！咱们这就去找。”

碎翅膀苍蝇无可奈何地点点头，跟着瘸腿苍蝇飞走了。

他们歪歪扭扭地飞着飞着，见到一个养猪场，他们飞进饲料房，那里有几缸做好的糖化饲料，屋子里充满了甜蜜的香味，可是缸子都盖得严严的，没法钻进去。有个老大爷在那里搓麻绳，一见苍蝇就抓起苍蝇拍子打来，吓得他们拚命地逃。后来飞过一排新盖的瓦房，挑选了一间阳光最充足的屋子，他们在这家门口绕了几个圈。门锁着，没法进去，东找西找的，发现有一扇窗子开了一条缝，他们冻得浑身发麻，来不及细细想，就急急忙忙地从这个窗口冲进去了。

他们飞进屋里，起先停在一张干净的方桌上，觉得不安全，又换了个地方，停在一个盛早饭的钢精锅上，锅盖外面是热呼呼的，原来是锅里剩下一点豆粥，还在散发热气。这两个苍蝇趴在锅盖上，伸伸冻僵了的腿，抹抹脸，展展翅膀，觉得身上暖和多了，几条腿活动起来也方便了。可是肚子反而觉得越来越饿，他们想找些吃的，知道这热锅里面有好吃的东西，偏偏锅盖扣得那么紧，连一条宽些的缝儿也没有。他们只得在热锅上到处转，转了好些时候，还找不到一个能钻进去的口子。那个瘸腿苍蝇恶狠狠地说：“啊，我真恨透这些人们，连一丁点儿饭粒也不留在桌面上，搞得那么干净，这就是有意对付我们的，要把我们活活饿死。哼！我要撒一大把痢疾菌，把他们都折磨死。只要我们熬过这个冬天，到了夏天日子就好过啦。”

那个碎翅膀苍蝇想得愁眉苦脸的，很冷淡地说：“说这些话有什么用，咱们最要紧的是找个安全的地方，我看这屋子里那

么干净，说不定这一家还有打苍蝇的积极分子。咱们快换个地方吧。”

“你真胆小，屋子干净对咱们也有好处，他们以为一个苍蝇也没有啦，咱们就隐蔽起来，麻痹他们。我们的腿上不是还带着细菌吗？就在这一家下手。你听我的，错不了。”

“那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
“找吃的要紧。来！咱们往地上找找，看有什么可吃的东西。”

他们在地面上飞飞停停，找了半天，什么也没找到，又飞到锅台上去找，也是干干净净的。后来好不容易在地上发现一点东西，他们赶紧扑下去，一瞧，是半粒葵花子壳，心头一凉，又没精打采地飞开了。

门外传来了开锁的声音，门吱嘎一声响，进来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女社员，她是刚从养猪场下工回家，来做饭的。两个苍蝇吓得没命地飞，冲着亮光往外逃命，不巧都是一头撞在窗玻璃上，中年女社员忙着做饭，也没见到正在乱飞的两个苍蝇，就一直走到锅台那边去了。这两个苍蝇又慌慌张张地往上飞，趴住顶棚躲起来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
灶肚里的柴火烧得劈啪响，屋子里变得更暖和了，两个苍蝇浑身热烘烘的，多想飞着找东西吃，可是一想到刚才找了半天，只找到半粒葵花子壳，就没有信心再去找。他们只盼着这一家人吃午饭的时候，会留下一些什么可以吃的东西，于是就耐心等待着。

门吱嘎一声，又进来一个身子挺壮实的男社员，他的短头发稍微有些灰白，可挺有精神，他一进门就问：“小红妈，快开饭了吧？”